

HuZhanfen

也说水仙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春节一过，水仙“罪过”。

这是一句上海老话，“罪过”的意思是可怜，曾经是那么的美好却因为凋谢而被无情地扔进垃圾堆，有的花盏还绽放着呢。

它在文人中的地位很高，所谓“岁朝清供”，青玉案头老有它的身影，但我对它的感觉却有点复杂，既喜欢又疑惧，细究起来应该和我姨公有关。

小时候常去姨公的家，他家不但有古旧的家具，还时有水仙供奉，我非常喜欢它们的幽香，造型也漂亮，未著花时，俊朗挺立，一旦开花，清隽精致，浑身注满“仙气”。

江南供佛的人家，水仙要挑重瓣的（单瓣的据说太轻薄），一般是比较珍贵的崇明水仙，又叫“玉玲珑”，常规的多供漳州水仙，多为单瓣，“金盏银台”；姨公供养水仙特别考究，有水仙专用的腰形盆，青花釉里红的瓷盆，也有圆形的青花盆，浅浅的，它们平时都不见踪影，大抵过了霜降就被起出，配上

同样被清洗过的鹅卵石，置入被剖开的水仙鳞茎，用鹅卵石固定了，姨公便常常在花前徘徊，后来佛像不见了，他便换上领袖画像，像前摆一排水仙。

他属于旧时海关人员，中年因严重哮喘而长病假，呆在家里，莳弄花草，特别钟爱水仙，奇怪的是，平时好好的他，只要水仙一开，就发哮喘，昼夜暴咳，常常缺氧，严重时无法平躺，便吩咐我做这做那。

过了春节，水仙谢了，他的病就逐渐轻了，喘到夏天才平息，一年中，不咳的日子只不过一两个月，姨婆说水仙是花妖，劝他不要再接触，他哪里肯听。

对他这种“花开即病，花谢就轻”的怪事，我们那时都莫名其妙，很多年后才明白，此乃典型的“花粉过敏症”，可惜那时的社会根本就没有“花粉过敏症”的概念，否则他不会去世这么早。

供养水仙，他可算“成精”了，常嘱咐，白天水仙盆要晒太阳，晚上移入室内，并将盆内的水倒掉——这是很关键的一步，以控制叶片徒长。

问题是，次日早晨不要忘了再注入清水。注意不要移动鳞茎的方向。

刚上盆时，水仙可以每日换一次水，以后每2~3天换一次，花苞形成后，每周换一次水。姨公有室温表，水仙在10~15℃环境下生长良好，约45天即可开花，花期可保持月余。这是常规养法，春节一般是2月1日的前后十天，若要节日期间开花则“倒轧账”，应该在旧年的12月中旬

上盆。想推迟花期，可降低水温，晚上置室外。想提前开花，则注入温水，以不超过人体体温为限。

他有一个习惯让我难忘。

水仙谢了，一般就将球茎扔了。但他特别怜香惜玉，记得他会把那些球茎一一捡来埋入土中，一个月后，掘起鳞茎，切掉须根和枯黄的叶片，然后

再将其埋入，同时施入腐熟饼肥液，再耙平。

但并非一埋了之，从此他多了一份牵挂，因为鳞茎要在土里度过漫长的春、夏、秋，特别是夏、秋两季，高温炎热，鳞茎埋入其中，上面又无叶片，如果忘记浇水施肥，必然会干旱死亡。

于是人们常常看到他提着水壶往没有任何绿叶的土壤浇水，日复一日，直到深秋把球茎掘起，已是一个个胖嘟嘟的肉球了。他再一一分赠邻居。他去世时似乎60岁不到，弄堂里喜欢供养水仙的风气都是拜他所赐。

2006年1月9日，报载连云港市民培育出了能开出红、黄、蓝、绿等不同种颜色的水仙，业界为之轰动，人们争相购置上盆，因色彩太过绮丽，一时无以名状，便俗称为“彩色水仙”。姨公活着就好了。他一定会起个更为书香的名字。■

**对他这种
“花开即病，
花谢就轻”的
怪事，我们那
时都莫名其妙。**